薑蠲俱懸反　除也　甫音府

普超三昧經卷第三

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第三譯　惟九

變動品第九

爾時王阿闍世明旦早起詣濡首所而瞽首曰供具已辦時至可行賢者大迦葉晨朝夙興著衣持鉢與諸比丘五百人俱欲入舍衛大城分衛於中路念吾行分衛時如太早寧可造見濡首童真適設斯念尋便往至則與濡首言談叙闊演說堅要濡首而謂之曰唯入迦葉晨何所湊答曰欲行分衛故來諮受濡首曰今當就吾食訖與眷屬俱吾當與仁分衛之具迦葉答曰供具已達吾以法故而來至斯不以食饌又曰迦葉惟當受請供受二事大法供養飲食之饌亦不擇法亦不失食迦葉答曰鄙等之舉以用法故絶饌不食盡其形壽志存於法所以者何不從他人乃能得我如斯法門如從仁者所說正義又問今者濡首及諸菩薩爲於何食濡首報曰吾等所食及施與者亦不長益亦不耗減不動生死不近泥洹亦不超度凡夫之地亦不證明賢聖之法不越聲聞不捨緣覺吾等當說彼之所請其布施者亦不淨除惠與所識不損而益不至解脫於諸經法亦無所與亦不得法亦無所釋迦葉答曰是爲大施無極之施已入無本之所致也

爾時濡首心自念言今日入城寧可如佛感動變化應時以衆神足變動三昧而爲正受適以是定爲正受時尋即一切於是三千大千世界普悉等住平若手掌普此佛國具大光明靡不周徧其在地獄遭苦患者即時休

息畜生餓鬼諸不安者尋獲安隱衆生之類心悉開解無婬怒癡無憎嫉者亦無諂諛無有瞋恚憍慢之結無所興起亦無熱惱爾時衆生展轉相瞻如父如母覩此三千大千世界六返震動欲行天子色行天子悉來集會供養濡首鼓樂絃歌倡伎百千雨於天華嚴治塗路濡首童眞適興斯定從其室宇至于城門自然莊嚴塗路平整既廣且長皆以七寶無央數珍若干校飾自然出現不可計寶化爲寶墆中生蓮華芙蓉莖華充蒲煒曄曄上化造珠交露帳而起幢幡繒綵華蓋其墆周帀皆有欄楯欄楯左右皆有寶樹而甚高

大以諸寶繩展轉連綿繫諸寶樹一一寶樹邊有寶架皆置香爐燒諸名香一一香爐燒諸香者聞四十里諸樹中間化寶浴池浴八味水滿其池中底悉金沙以寶欄楯周帀遶池琉璃爲岸悉生青蓮芙蓉莖華諸寶樹下以寶爲地一切寶香爐而燒名香一一寶樹五百玉女儼然羅住各各建立布施之德濡首適以斯定三昧正受應時即有爲彼異學外道之師示現變化巍巍無量靡不亘然濡首童眞則從座起著衣持鉢而欲發行謂迦葉曰惟大迦葉便可在前吾今尋後所以者何尊大迦葉年既耆宿素修梵行久爲沙門未見如來而出家學計於世間所有羅漢皆從仁後有所啓受以是之故宜當在前五今在後迦葉荅曰計於法律不以年歲而爲尊長法律所載智慧爲尊神智聖達乃爲可尊時聞才辯乃曰爲尊諸根明徹乃曰爲尊由是計之濡首童眞智慧巍巍博聞普達辯才無礙曉了一切衆生根本以是之故最長弘遠仁爲大尊宜當在前余應在後今欲假喻分別此義迦葉又曰譬若師子之子適生未久雖爲幼小氣力未成其師子子有所遊步其氣所流野鹿諸獸聞其猛氣皆悉奔走若有大象而有六

卍 影印宋元版

牙其歲六十又身高大若以華繩繫之三重聞師子子威猛之氣恐怖畏懾跳騰盡力斷三重繫馳走奔突入于山谷谿澗林藪巖穴之間若入大水而自沉沒樹禽巢窠走獸蔵竄水居魚鼈潛逃于淵又諸飛鳥翔翥虛空發意菩薩亦復如是假使發意智慧道力未孚無復成就心猶憍仰習師子步過諸聲聞緣覺之路一切衆魔自在宮殿悉懷恐懼不能自安設師子見餘師子威力猛勢若師子吼聞其音聲不恐不怖亦不懷懼無所畏難蓋以踊躍衣毛悅懌乘其力勢亦當鳴吼如是濡首大士聞佛師子吼時不恐不怖亦不懷懼無所畏難歡喜踊躍安心生焉吾亦當習猶如今佛師子之吼假使有說平等正眞聲聞緣覺如來爲尊發意菩薩則是爲本斯言至誠平等無邪所以者何由是出生一切諸法而普顯現以故明知濡首爲尊其年幼少則是聖長宜當在前吾當從後濡首童眞尋在前行菩薩次之諸聲聞衆乃斷其蹤濡首適向莊嚴寶路則雨天華無數妓樂不鼓自鳴應時其地六返震動其大光明靡不灼徹於時濡首所現變化威神感動放大光明雨華香熏諸音樂聲相和而鳴入王舍城王阿闍世籌慮濡首與二萬三千衆菩薩俱及諸聲聞眷屬圍繞而來進路即懷恐懼今吾整設五百人供來者猥多安能周徧當焉所坐以何餉之心又念言濡首童眞果相疑誤則發此心應時濡首威神聖德之所建立息意天王即自化身金鉢神鬼現微妙體則謂王阿闍世曰大王且止勿以爲慮無用勞

盡衆祐難量王阿闍世應時踊躍不能自勝則以弘意念於濡首如佛世尊

王阿闍世與諸羣臣中官官屬賣持華香雜擒澤香衣服之具憧旛繒蓋妓樂琴瑟箜篌奉迎濡首稽畢侍從濡首入城歸宮濡首與諸眷屬初入城時城內烝民各賣所有以來供養

時於會中有一菩薩名曰普觀濡首告曰卿族姓子使其殿舍包容會者尋即受教察其左右而普周觀阿闍世殿自然寬大懸繒華蓋峙立幢旛其地平博散衆華香

復有菩薩名曰法超濡首告曰卿族姓子嚴辦衆座應時受教舉手彈指於彼殿館二萬三千牀座自然具足若干種飾微妙莊嚴無數座具而敷其上濡首童真諸菩薩衆悉來就座聲聞次之王見濡首與諸菩薩聲聞坐畢前自啓曰且待斯須增辦供具濡首答曰大王自安自當備足勿以為勞時四天王與其眷屬悉來供侍濡首童真又天帝釋良善夫人及餘玉女無央數千賣持天上栴檀雜香蜜香擣香以用供散一切菩薩及諸聲聞時諸菩薩見諸華香及諸玉女無玉女想無華香想梵忍跡天化作梵志摩納之形手執拂扇住侍濡首左面以扇扇之諸梵天子各

執拂扇侍諸菩薩立而扇焉無熱王龍不現其身在於虛空垂貫眞珠從其貫珠出八味水清涼且芰供給所當其諸菩薩一切聲聞其前各各有垂貫珠而出美水亦給所用所阿闍世心自念言是諸菩薩而不賣鉢當於何食濡首知王心念而告之曰斯諸正士有所遊至不賣鉢行所可遊行諸佛國土適坐欲食鉢自然至斯諸菩薩本所建立又彼如來昔所造願鉢從虛空來在手掌王阿闍世問濡首曰是諸菩薩從何佛國來世界名常名如來正覺号曰何等濡首答曰世界名常名聞如來号離聞首今現在說法是諸菩薩從

彼而來就於仁食欲得聽省王之狐疑所懷
盧妄是諸菩薩志所建立如來本願鉢於空
中自然飛來投於無熱八味浴池洗滌清淨
詣諸族姓子二萬三千諸龍婇女各賣諸香
菩薩掌中時王見玆倍用踊躍則前聲首濡
首童眞濡首童眞而告王曰可設供饌宜知
是時王即受教則便陳列若干種食琦妙珍
饍供具悉徧食不消減如是阿闍世本所供
施五百人饌悉令二萬三千皆得飽足飯食
如故阿闍世王白濡首曰今饌如故而不消
殲濡首答曰如今仁者狐疑未盡疑不盡故
猶斯食饌用不消索時諸菩薩飯食畢竟尋
以其鉢拋擲空中鉢處虛空無所依據而不
墮落王阿闍世問濡首曰今斯諸鉢爲何所
止濡首答曰猶如大王狐疑所存今此諸鉢
亦處於彼時王答曰鉢無所立濡首答曰猶
如大王所有狐疑亦無所立今此諸鉢無所
依據而不墮落諸法如是悉無所有亦無所

住以是諸法亦無墮落

普超三昧經決疑品第十

於是王阿闍世見諸菩薩及聲聞衆食訖澡
畢更取卑榻於濡首前坐欲聽聞法惟願濡
首解我狐疑濡首答曰大王所疑恒河沙等
諸佛世尊所不能決時王自省無救無護從

法決斷之乎答曰不也王當了之吾以是故而說斯言王之狐疑江河沙等諸佛正覺所不能決

復次大王假使有人而自說言我以塵冥灰炟雲霧汙染虛空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汙濡首又問設令大王吾取此空洗之使淨寧堪任乎答曰不也濡首報曰如是大王如來之身曉了諸法猶如虛空成最正覺自然淨者無所染汙以是之故無誠諦而有所住故無顛倒哉諸法常淨逆限乎豈可決了若淨除乎大王等觀於斯法義吾以是故向者說言江河沙等諸佛世尊所不能決也

惟九

復次大王諸佛世尊不得內心而有所住不得外心而有所住所以者何一切諸法自然清淨無有處所自然淨者無有處所無有志願有所住者所以者何得自在哉諸法自然故無自然哉諸法無興立故無蹉跌哉諸法無形貌故無所有故無所有哉諸法離形貌故無形貌哉諸法虛無故無蔽礙哉諸法無教相故無教化哉諸法自然無所有故離所有哉諸法釋歸趣故無所生故無所倚哉諸法無別離故無別離哉諸法無所生故無歸趣哉諸法無分如空等故無倫比哉諸法自然淨故心性淨哉諸法無分如空等故無倫比哉諸法無伴黨故無伴侶哉諸法離於二故無有二哉諸法懾怕故無量哉諸法無斷絕故無邊際哉諸法無涯畔故無誠諦哉諸法顛倒從不誠諦而有所住故無誠諦哉諸法顛倒哉諸法常淨得安已故有常哉諸法無歸向故清淨哉諸法本淨因明達故已自然哉諸法無我而顯曜故安隱哉諸法無想念故無猶豫哉諸法內寂然故無欺妄哉諸法究竟無誠諦故靜寞哉諸法懾怕相故無吾我哉諸法除於我故無穿漏哉諸法解脫相故趣寂滅哉諸法離所念故無恐懼哉諸法離若干故造一等哉諸法等御脫故慌惚哉諸法不想本際故無有想哉諸法無壞閑默緣故順空哉諸法

七

離衆見故無有願故諸法離三世故斷三世
哉諸法無去來今故無爲等哉諸法究竟無
生故王意云何彼法無生亦無所起亦無無所
有無有眞諦豈能有人汙染之乎答曰不也
濡首曰彼法寧可決斷不耶答曰不也濡首
又曰一切諸法等如泥洹如來解此致最正
覺猶是之故王狐疑者不可決斷是故大王
不可修行有所造立不從倒心當修造立眞
諦之觀觀於無本設能察者則於諸法而無
所受亦無所曉不與遊居若使大王不與諸
法俱遊居者斯乃爲信其有信者乃爲寂寞
其寂寞者乃自然淨自然淨者乃無所造無
所造者一切諸法則無有主彼則造忍一切
諸法無有造者王當知之無所造者則爲滅
度計彼諸法亦無所造無所破壞亦無有造
亦無不造謂斯滅度假使大王順此脫者則
平等脫已等脫者則於其法無趣無逮不增
不減所以者何於一切法無所利義亦無所

來諸法無本其無本者則無所生無所生者
則亦無本其本無者等無差特故曰無本設
使大王解信無本一切狐疑自然爲斷又若
大王眼無染汙亦無所淨眼之自然爲無本
故無本自然則曰眼矣耳鼻舌身心亦復如
是心者大王無有染汙亦無所淨心之自然
爲無本故無本自然則曰心矣王當了之色
無染汙亦無所淨色者自然爲無本故無本
自然則曰色矣痛想行識亦復如是識無染
汙亦無所淨識之自然爲無本故無本自然
則曰識矣王當了之一切諸法無本自然則
無所淨諸法自然爲無本故無本自然則曰
諸法心無形色亦無可見無所危害無有處
所無有言教譬若如幻不處於外不處於內
心者本淨而自然明設心淨者則無染汙亦
無所淨王當解此其本淨心不可染汙無有
淨者無有虛妄亦無所著無所危害因無諦
想而有所造無諦思想設有所住凡夫愚騃

倚欲塵勞彼則何謂無有誠諦則而發起無誠諦想其無有誠者則不與諦一切諸法住不眞諦以存於彼無誠諦想譬如大王喻此虛空無色無見不可執持亦無可捨亦無言教假使有人而說言曰今此虛空無色無見不可執持亦無所捨無有言教吾今欲以塵烟灰雲霧霧敝礙汙之譬如虛空王答曰不能漂首曰如是大王心本之淨自然顯眼則不可以塵烟灰雲霧霧敝礙汙之譬如塵烟灰雲霧霧住於虛空終不染空而爲垢汙如是大王發吾我想謂是我所因鑒緣結爲婬怒癡不汙心法自然之淨是故大王仁者於彼勿懷狐疑王欲

住斷除諸見無所怪者爲解脫故清淨想者諸法離垢普等于世普等於明無所生者無有言教及無言教無處不處世尊所說寂然之義其寂然者計於彼法則無有處假使有人求處言教推索諸法設使大王在於諸法而無所念則除一切狐疑之結而於諸法無所決除所以者何其狐疑者與法適等而無差特故曰法界御於平等一切諸法及與法界於此諸法當御平等所以者何一切諸法則入法界設等法界則等諸法是故各曰法界平等一切諸法其法界者等御諸法

說是語時王阿闍世得柔順法忍歡喜踊躍

心獲大安尋即叉手歎曰善哉快說斯言辨除余疑濡首答曰王當知之斯爲大冥狐疑之結也如王究竟釋一切法而說斯言善哉濡首快說斯言辯除疑惑王又答曰以爲滅盡吾諸陰蓋假使我身命歿者則當至道斯觀心無所有前心所念不礙後心後心所念不礙前心其現在心亦復如是明智於彼而造未來心未至現在心亦無住觀見諸法當來無

切諸法至於滅度乃能希望想於泥洹究竟泥洹一切諸法而復望想於滅度乎究竟泥洹者諸法本淨而無所生

爾時王阿闍世則以其衣著慧英幢持奉上濡首欲報法恩而覆其身濡首童眞忽然不現已於座上忽然不現其身不見何所歸趣空中聲曰如今大王而不覩見濡首之身觀其狐疑亦當如斯如見狐疑見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如觀諸法所見如是見無所見又曰大王所見身者以衣與之

次于濡首右坐菩薩名慧英幢王阿闍世以衣與之於凡夫法而受斯衣亦不從度凡夫行者不從學者亦復不從度塵法者不從不學不從無學而度法者不從緣覺亦復不從度緣覺者而受斯衣吾亦不從如來所受亦不從度如來法者而有所受假使大王不行斯法不捨此法吾乃從彼而有所受諸法不從泥洹一切諸法亦復不從泥洹而有所受

爾時王阿闍世以衣施之其施者俱同一等而無差特如此施者則爲清淨衆祐所呪王阿闍世則以其衣著慧英幢身即於座上忽然不現已於空中復聞聲曰其身現者以衣施之

次有菩薩名信喜寂王阿闍世以衣施之其 惟九 十一

菩薩曰吾亦不從自見身如有所受不從見他不從見著塵而有所受不從離塵亦無從寂倚有所受不從無倚不從定意不從亂志不從智慧不從無慧而有所受王即以衣著菩薩上則亦無現而於空中如有聲曰有現身者以衣施之

次有菩薩名不捨所念王阿闍世以衣施之於時菩薩而不肯受而說斯曰吾不從倚身而有所受不從倚言不從倚心不從倚慧不從倚義不從倚陰不從倚種不從倚衰入不從倚諦不從倚佛音聲而有所受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無所倚亦無所著究竟求安亦

無震動王阿闍世以衣施之於時菩薩則亦不現空中有聲而語王曰其身現者以衣施之次坐菩薩名曰算至王阿闍世以衣施之於時菩薩亦不肯受而說斯曰王當知之吾不從卑脫而有所受假使大王發於無上正真道心其心等者道意則等信道意等道已平等其心亦等已等道意諸法則等已能平等一切法者乃從受衣於一切法不受不捨亦無所施脫於諸法而無有意亦無不意覩一切法不見吾我不計吾我如是行者乃從受衣王阿闍世以衣施之則便不現已於空中而有聲曰其身現者以衣與之

次坐菩薩名化諸法王阿闍世以衣施之於時菩薩亦不肯受假使大王而現聲聞而滅度示現如來而般泥洹亦不滅度示現緣覺而般泥洹亦無法無滅度法吾乃受衣王阿闍世以衣擲之則亦不現空中聲曰其身現者以衣與之王阿闍世次第以衣施諸菩薩一一不現各各說曰其有現者以衣與之牀榻机案亦空不現王阿闍世謂賢者大迦葉曰於今現者當受斯衣仁者最尊佛所咨歎宜當受之大迦葉曰吾婬怒癡無除盡也如今吾身不應受衣不捨無明不除愛欲不斷苦惱不滅於習

爲不盡證亦不由路吾不見佛亦不聞法不
御聖衆不釋塵勞不發思想不離思想不建
立慧亦不離慧五眼不淨亦不造慧亦無所
滅其施我者不獲大福亦非無福吾亦不在
於生死法無滅度法其施我者不能究竟衆
祐之德假使大王能行如斯等護諸義我受
斯衣王阿闍世以衣擲之忽然不現在於空
中而聞聲曰其身現者以衣與之王阿闍世
次第施衣則各不現如是一切諸大弟子一
一慌惚沒不復現盡五百人復聞聲曰王所
見身以衣施之即自念言菩薩聲聞悉不復
現吾當還與第一之后則入宮裏而偏觀察
惟九

亦不覩見一切婇女王阿闍世便得親近如
斯定意其目所瞻不見諸色亦不見男女不
見童子不見童女不見大小不見牆壁不見
樹木不見屋宅不見城郭續見身相復聞空
中而有聲曰其身現者以衣與之王即自著
不自見身尋則雪除一切色相復聞聲曰假
十三

使大王不見諸色形像所有柔輭安隱觀於
狐疑亦當如見狐疑觀一切法亦復如此如
無所見者斯乃爲見離於諸見如是見者能爲
所見者則無所見不離諸見已無所見則爲等
等觀設於諸法不有所見及
觀於時王阇世皆離一切想念念所著從三
昧起尋則還復見衆會者諸后婇女城郭殿
宅亦復如故王阿闍世曰漘首曰向者衆會
爲何所湊又曰在吾前而不見之漘首報曰
猶如大王狐疑所湊其衆會者向在於彼又
問大王見衆會乎答曰已見漘首問曰云何
見如見狐疑覩衆會者亦復如是又問以何
等見於狐疑乎答曰如覩會者目前所見諸
形色者狐疑亦然不見內外又問大王世尊
說曰其犯逆者不得中止處無有閒王自知
當至地獄乎王尋答曰云何漘首如來至真
成正覺持豈見有法歸圖乎斯趣三塗斯
趣天上斯趣泥洹乎答曰不也大王漘首察

見吾今覺了一切諸法所覺了法於諸經法亦無所得趣於地獄若生天上般泥洹者一切諸法皆悉爲如若分別空之所歸趣瞻於空者無趣地獄不至天上不歸泥洹一切諸法無所破壞一切諸法悉歸法界其法界者不歸惡趣不上於天不歸泥洹其逆無間則謂法界諸逆之源則謂法界其本淨者則謂諸逆其諸逆者則謂本淨是故言曰諸法本淨是故濡首一切諸法至無所生由斯自知不歸惡趣亦不上天不昇泥洹濡首答曰云何大王乱佛法教答曰吾亦不違世尊教命不詭佛法所以者何世尊分別演無我際說

真諦源已無有我彼則無人人無所有衆生虛無無而有實如是計之則無所造亦無作者亦無受者又問大王狐疑斷乎答曰已究除矣濡首曰云何大王猶豫絶乎答曰永絶濡首又問今王云何於衆會中知王有逆而言無逆答曰不也又問云何答曰其已逆者脫於無結而造證者彼諸逆者則是菩薩柔順法忍而令衆人得入斯忍不當於彼攬持諸逆濡首所謂逆者從彼至斯無有諸逆以是之故不當彼於總攝諸逆時慧英幢菩薩舉聲歎曰以爲嚴除大王之路乃能逮得如斯法忍王則答曰一切諸法本末悉淨又一切法究竟閑默無所染汙以是之故不可染汙而爲作垢無所著道斯各曰道又彼道者不歸生死不至泥洹諸賢聖道無道導御者無所起道斯名爲道道無有道王阿闍世說斯言時逮得明達柔順法忍於時中宮三十二女見濡首威神變化皆發無上正眞道意五百庶民遠塵離垢諸法眼淨時無央數百千人衆皆來集會王宮門下欲得聞法供養奉事濡首童眞以脚足指而按此地時王舍城悉作琉璃一切城裏所居民者悉見濡首菩薩聲聞譬如明鏡照其面像自見其影濡首童眞爲諸來者如應說

法八萬四千人聽經法者得法眼淨五百人皆發無上正眞道意

普超三昧經卷第三　　惟九

主　僧行纂書

造見（上七到也下古電反）

弦歌（上音賢絃也）

倡伎（上音昌下具倚反）

亘然（上古鄧反坦然也）

跳（音糸）

突（徒骨反）

塹（七坑反）

坻（音祇）

突（徒骨反）

普超三昧經卷第四　　惟十

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第三譯

心本淨品第十一

尒時濡首爲王阿闍世及諸眷屬并餘來者無數之衆開化說法即從座起與比丘衆王阿闍世羣臣僚屬及無數人出宮門行行於

塗路見一男子自害其母住他樹下啼哭懊惱稱叫柰何其人究竟現在應度而自剋責所作無狀而造大逆自危其母當墮地獄雖尒其人當修律行時濡首於比丘衆前化作異人即時往詣害母人所去之不遠而中道住其害母者遥見父母與子共侶父母謂子是者正路其子答曰斯非正路遶五起諍於是化子現懷瞋怒殺化父母其逆罪子遥見化子害化父母啼哭酸毒不能自勝尋即往詣害母人所而謂之曰我殺父母當墮地獄哭言柰何當設何計其害母者而自念言今此來人乃害二親我但危母其人癡冥罪莫大焉我之爲逆尚差於彼如彼受罪吾猶覺輕其化人者悲哀酸酷口並宣言吾當往詣能仁佛所其無救者佛爲設救其恐懅者慰除所患如佛所教我當奉遵於時化人啼哭進路在其前行而害母者尋隨其後如彼悔過吾亦當尒吾罪微薄彼人甚重化人詣佛